

语用学视角下“冰墩墩”“雪容融”英译研究

熊 茁 彭泽润



【摘要】自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来,奥运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就吸引了全世界人民的目光,它们的英语翻译也成为大众的关注点。文章运用语用学的关联理论和语言顺应理论分析“冰墩墩”和“雪容融”的翻译过程,并比较同为奥运会吉祥物的“福娃”的英译。本文认为,在异化和归化双重翻译策略下,“Bing Dwen Dwen”“Shuey Rhon Rhon”消除了照搬汉语拼音形式带来的认知语境的不对称性问题,顺应了译文语音特点和词汇结构特征,体现了双重“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是语言顺应理论制约下的结果。

【关键词】语用学;翻译;汉语拼音;冰墩墩;雪容融

1. 引言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冰墩墩”和“雪容融”作为奥运会吉祥物深受全世界人民的喜爱。即便在全球化、数字化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冲击、影响、渗透、交融,文化趋同现象渐显,但东西方文化差异依旧存在。所以,如何让“冰墩墩”和“雪容融”的翻译顺利传达文化内涵,实现应有的交际目的,并且被全世界人民认可和接受,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语言的使用离不开认知,不同的交际过程会产生不同的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而不同的翻译策略也体现了译者不同的认知态度。本文试从语用学的角度探讨和解释“冰墩墩”和“雪容融”的英语翻译。

2. “冰墩墩”“雪容融”的英译争议

语言作为文化载体,在翻译时经常会出现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传递其内涵

的情形。当“冰墩墩”这类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出现词汇空缺的时候,包惠南和包昂(2004:10)、张育泉(2008:29—30)、舒启全(2004:106—109)均建议采用音译的方法,也就是直接照搬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

鲁金华(2001:337—338)指出,在英语翻译中直接采用汉语拼音拼写形式翻译中国人名的翻译策略是有国内和国际2个方面颁布的法规性文件为依据的,即《汉语拼音方案》和《联合国秘书处关于采用“汉语拼音”的通知》。从1979年1月1日起,我国的外交文件译文就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的统一规范。从1979年6月15日起,联合国秘书处的各种文件都采用汉语拼音书写中国名称。这2份文件颁布之后,部分中国人名的英译也随之调整。例如,“邓小平”的英译由“Teng Hsiao-ping”改为“Deng Xiaoping”。

按照规范性文件以及以往的翻译实践,“冰墩墩”和“雪容融”的英语翻译本应该直接采用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翻译为“Bing Dun Dun”和“Xue Rong Rong”,再加上解释性词句。这种译法既符合文件规范标准,又能保留中国特色、弥补词汇空缺,还能够进一步宣传汉语,扩大汉语在世界的影响力。

但实际情况是,“冰墩墩”和“雪容融”的英语翻译却是“Bing Dwen Dwen”和“Shuey Rhon Rhon”。所以当“冰墩墩”和“雪容融”的英语翻译公布之后,迅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2点。第一,在中国举办的冬奥会为什么不采用汉语拼音的拼写方式进行翻译?第二,同样是奥运会吉祥物,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英语翻译直接采用汉语拼音,翻译成“Fuwa”,为什么冬奥会吉祥物的翻译未沿用此模式?

3. “冰墩墩”“雪容融”音译带来的问题

虽然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借助汉语拼音拉近了和表音文字之间的距离,但是在翻译上直接采用汉语拼音的拼写方式进行英译还是会带来一些问题,具体分析一下“冰墩墩”和“雪容融”的汉语拼音“bīng dūn dūn”和“xuě róng róng”便能得知。它们的普通话音节结构表见表1。

表1 “冰墩墩”和“雪容融”音节结构表

结构成分例字、 注音和音标	声母	韵母			声调	说明	
		韵头 (介音)	韵(韵身)				
			韵腹 (主要元音)	韵尾			
				元音韵尾			辅音韵尾
冰 bing[pɿŋ ⁵⁵]	b		i		ng	阴平	没有韵头
墩 dūn[tuən ⁵⁵]	d	u	e		n	阴平	五部俱全

续 表

结构成分例字、 注音和音标	声母	韵母				声调	说明
		韵头 (介音)	韵(韵身)				
			韵腹 (主要元音)	韵尾			
				元音韵尾	辅音韵尾		
雪 xuě[ɣye ²¹³]	x	ü	e			上声	没有韵尾
容 róng[ʒuŋ ³⁵]	r		o		ng	阳平	没有韵头
融 róng[ʒuŋ ³⁵]	r		o		ng	阳平	没有韵头

通过表 1 可以看到,英译借用汉语拼音的形式后会在语音和文字 2 种形式上产生问题。

在语音上,《汉语拼音方案》带来的语音问题——“u”和“ü”。

“墩”的拼音“dūn”是由声母 d[t]和带鼻音韵母 uen[uən]组成。拼音拼写规则明确规定,uen 韵母同声母相拼的时候,省略中间的“e”字母,声调标在元音“u”上;在前面没有声母的时候,uen 韵母写成 wen。所以“墩”拼写成“dun”,实际读成 [tuən⁵⁵]。

“雪”的拼音“xuě”是由声母 x[ç]和复韵母 üe[ye]组成。声母 x[ç]对于外国人来说难以准确掌握发音,并且“ü”在和声母 x 组合拼读的时候,省略了头上两点。

省略了元音“e”的拼音“dūn”和省略两点的复韵母“üe”对于熟悉汉语拼音的人来说,是不需要思考就能拼读的。但是对于翻译受体——非汉语学习者来说,他们不具备这个汉语拼写规则的知识,会在发音上造成困扰。

在文字上,在翻译受体熟悉的语言当中,Dun、Xue、Rong 既是非常规单词,也不符合英语音节组合和构词逻辑。(孙美娟,2022)直接采用“冰墩墩”“雪容融”的汉语拼音拼写方式不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

综上,直接采用汉语拼音的音译形式会出现 2 个问题:一是 Dun 和 Xue 不能反映正确读音;二是 Dun、Xue、Rong 不符合常规的英文词构词方式。而这几个问题本质上是由交际双方认知语境不对称导致的。所以,怎样避免由于认知语境不对称带来的语音和文字上的错误,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4. 语用学翻译理论在“冰墩墩”“雪容融”英译中的应用

语用翻译是指从语用学的角度研究翻译实践中的应用问题。目前,国内外语用学研究中,对翻译影响最深的是关联理论和语言顺应理论。本文也主要运用以上 2 个理论来解释“冰墩墩”“雪容融”的英译问题。

4.1 关联理论和语言顺应理论

4.1.1 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由斯珀伯和威尔逊提出。在关联理论背景下,交际行为被看作是一种明示—推理的过程,明示和推理是交际过程中的2个方面。(何自然等,2009:307)张新红、何自然(2001)认为翻译是跨语言和文化的交际活动,把翻译看作是双重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是“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等三类交际主体之间的互动”。他们认为交际过程主要分为2轮。

第一轮示意—推理过程是原文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交际活动,原文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接受者。原文作者需要准确无误地表达自己传达的信息,译者需要对原文作者的意图进行推导和理解。

第二轮示意—推理过程是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活动。译者作为交际者,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通过翻译传达原作者的意图,译文读者作为接受者,通过译文推导译者传达的意图。

4.1.2 语言顺应理论

语言顺应理论由维索尔伦提出,认为语言的使用就是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的顺应性可以让语言使用者从可选择的选项中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需要。(何自然等,2009:292)

何自然、冉永平(2009:292—295)在《新编语用学概论》中具体阐述了语言顺应理论,认为语言顺应包括语境顺应、结构顺应、动态顺应以及顺应的意识程度。该理论认为语境是动态的,产生在交际中交际主体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结构顺应是指在语言各层次结构方面做出的顺应以及构建原则的选择。动态顺应是指语境顺应和结构顺应必须在动态的顺应过程中才有意义。顺应的意识程度是指交际一体化过程一定会涉及说话人的认知心理因素。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译文读者的认知水平与语言各层次的适配性,实现动态顺应。

4.2 语用学翻译理论在“冰墩墩”“雪容融”英译中的应用

关联理论认为,翻译的交际过程——顺应理论的运用贯穿在整个交际过程——分为如下2轮。

第一轮交际过程是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交际活动。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接受者。

“冰墩墩”的命名最初为“冰墩儿”,原作者结合其冰晶外壳和敦实可爱的形象以及冬奥会“冰雪”主题构思该名称。后面考虑到国际通用语英语的特点以及英语使用者的发音习惯,原作者顺应了英语发音以及英语使用者的认知环境,删除了儿

化音,最终定为“冰墩墩”。对于原作者来说,这种命名调整既能够更好地适应英语的语言特点,帮助其他语言的使用者理解“冰墩墩”“雪容融”的含义,又以 ABB 结构增强了朗朗上口的传播性。对于译者来说,这个活动过程跨越文化和语言,译者也可以很快接收到原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冰”代表冬奥会的环境特征,“墩墩”代表着敦实的熊猫,“冰墩墩”代表着纯洁坚强、坚韧不拔的冬奥会运动员。

“雪容融”也是同样的。“雪”和“冰墩墩”的“冰”一样象征着冰雪运动的特点,“容”象征着包容、宽容,“融”象征着融合、相知相融。

第二轮交际过程是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活动。译者是交际者,译文读者是接受者。

这个过程跨越了文化和语言,是解决在语音和文字形式上认知不对称性问题的关键,具体针对 Dun、Xue 不能准确反映读音,以及 Dun、Xue、Rong 不符合常规的英文词构词方式两大问题。

在语音上,Dun、Xue 不能准确反映读音是《汉语拼音方案》带来的。“墩墩”的拼音 dūndūn,为了更好地传递信息,译者在这个过程中顺应了译文读者处理信息的认知需求,恢复了省略的“u”,换成英语中更常见的“w”,提供了更多的语言信息,消除了《汉语拼音方案》带来的认知不对称性。在英语中,“dwe”的发音可以参照英文单词“dwell[dwel]”,替换之后“Dwen”的发音更加贴近“墩”的实际发音 [tuən⁵⁵],既在语音上做到了尽可能地让译文向原文靠近,也更加符合英语的构词方式。采用类似方法的还有 1988 年卡尔加里冬奥会的吉祥物“Howdy”和“Hidy”,它们取自美洲国家及澳大利亚民众常用的见面问候语,意为“你好”。

再看“雪”的拼音“xuě”,在声母 x[ɕ]的发音问题上,译者作为交际者,在翻译的时候顺应了作为接受者的译文读者,选择了用发音相似的英语单词“Shuey”代替,在形式上体现为“sh”替换声母 x[ɕ]。在复韵母 üě[yɛ]问题上,译者在末尾添加了元音[y]。并且“Shuey”本身就是一个英文姓氏。例如,美国有位田径运动员就叫 Michael Shuey。这样的替换不仅让英译更加接近接受者的认知表达方式,顺应了译文的语音特点和构词方式,解决了“Xue”“Rong”的音节或者构词方式带来的问题,也更加贴近原语国家“雪”作为姓氏的特点。

在文字形式上,“墩”和“雪”的英译“Dwen”“Shuey”已经顺应了译文结构特点和译文读者的语言表达习惯,解决了译文读者熟悉的语言中没有类似“Dun”“Xue”的音节或者构词方式的问题,实现了双赢。

5. “冰墩墩”“雪容融”和“福娃”英译的本质:归化和异化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中经常使用的策略,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以译文读者的认知与反应为中心。归化翻译要求译文向译文读者靠拢,使译文“通俗易懂”,避免

“艰涩拗口”的现象；异化要求译文向原作者靠拢，在翻译中体现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冰墩墩”“雪容融”的英语翻译“Bing Dwen Dwen”“Shuey Rhon Rhon”和“福娃”的英语翻译“Fuwa”就是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结果。

5.1 “福娃”翻译策略：异化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世界奥运会。这是一场世界瞩目的体育盛典，也是一个展示中国文化、提升中国影响力的好机会。所以，作为奥运吉祥物的“福娃”，它的英语翻译不仅承担着基本的交际功能，更肩负着向其他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

然而福娃刚开始的英文翻译并不是“Fuwa”，而是“Friendlies”。原译者使用了归化策略，忽略了翻译其实也是交际的过程，“Friendlies”仅仅完成了“交流”层次上的任务，功能比较单一。

从“Friendlies”诞生之后就引发了很多争议。争议主要围绕2点：一是“Friendlies”难免有错别字嫌疑，二是难以展现中国文化特色。（王银泉，2006：74）王银泉认为“福娃”的英译应该采用汉语拼音Fuwa或者Fu Wa。一方面，“福娃”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并且是意义空缺的汉语词汇，采用汉语拼音是符合惯例的；另一方面，并且历届奥运会吉祥物多采用富有本民族鲜明文化和语言特色的词汇进行命名。

为了达到弘扬中华文化的目的，最终，译者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以汉语拼音的拼写形式为核心，向原文靠拢。通过保留汉语拼写，向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深厚底蕴。

5.2 “冰墩墩”“雪容融”翻译策略：归化

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逐渐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也进一步提高。比起2008年，我国的文化自信已得到显著提升。“冰墩墩”“雪容融”的英译便是充分借鉴了2008年“福娃”英译的经验。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必须充分考虑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以及原语和译文的语言结构，有意识地选择翻译技巧，最大程度地实现原语文本的结构特征和译文结构特征的契合。

其次，就目前来说，英语作为当今世界主要通用语，其适配性直接影响文化传播效率。语言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工具，唯有让译文更好地适配英语语言特点，才能更高效地为传播中华文化服务。

如果采用异化翻译，“冰墩墩”“雪容融”按照汉语拼音的拼写方式翻译就忽略了翻译受体的认知背景和差异，会给其带来阅读和发音负担。所以这次译者在异

化翻译策略的基础上,用更加贴近翻译受体的思想认知方式的归化翻译策略来解决问题。在这个翻译策略下,“Bing Dwen Dwen”和“Shuey Rhon Rhon”不仅和汉语拼音的发音相似,保留了原词叠音词的可爱感觉,还贴近了翻译受体熟悉的语言形式,方便理解和交流。这种译法既兼顾了“他者”文化,降低了英语使用者的发音难度,也保留了名称原本的发音特点。

另外,在“Bing Dwen Dwen”之前就已经有许多中国特色词汇传入使用英语的国家,例如,“功夫”英译“Kungfu”、“太空员”英译“taikonaut”(由“太空”的汉语拼音和英语单词宇航员 astronaut 后缀组合而成)等。(王银泉,2006:75)这些典型例子让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交际双方准确理解彼此意图,是非常成功的翻译。

那么,在双重翻译策略之后的英译还属于汉语拼音吗?李艳认为“Bing Dwen Dwen”和“Shuey Rhon Rhon”的拼写形式是“兼顾汉语发音和欧美语言特点的一种转写方式”(孙美娟,2022)。彭泽润认为“这好比外语中的专有名词来到中国的汉语中,也要经过汉语音系的改造,才能方便汉语使用者发音”(孙美娟,2022)。本文认为,“冰墩墩”和“雪容融”本质是汉语词汇,但是其英语翻译已超出纯粹汉语拼音的范畴——它们的英译结合了汉语音节特征、《汉语拼音方案》以及外语发音习惯,是一种和拟音对应的外文名。在表现形式上,其采用“汉语拼音+发音混合转写”模式:作为专有名词传入英语语境时,为了方便英语使用者发音,经过了英语音系的改造,成为新的英语词汇。

6. 结论

在关联理论和语言顺应理论背景下,“Bing Dwen Dwen”和“Shuey Rhon Rhon”的译法消除了《汉语拼音方案》带来的认知语境的不对称性问题,顺应了译文的语音特点和词汇结构特征,体现了翻译是双重“示意—推理”的交际过程,是语言顺应理论制约下的结果。

从2届奥运会吉祥物的英文翻译策略的使用上来看,这2次的翻译策略从归化到异化,再到“异化+归化”双重策略,充分展现了我国对本国文化的自信以及对异国文化的包容。与此同时,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汉语新词通过英译的方式走向世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可以更多地考虑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充分运用汉语拼音形式。

参考文献:

- 包惠南,包昂,2004. 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M]. 北京:外文出版社.
何自然,冉永平,2009. 新编语用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鲁金华,2001. 中国人名在英语中的正确译写[J]. 编辑学报(6):337-339.
- 舒启全,2004. 英语专名汉译原则[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77-82.
- 孙美娟,2022. 冰墩墩“热”彰显文创魅力[N]. 中国社会科学报,02-18(001).
- 王银泉,2006. “福娃”英译之争与文化负载词的汉英翻译策略[J]. 中国翻译,27(3):74-76.
- 张新红,何自然,2001. 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3):286-293,285.
- 张育泉,2008. 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特色词语[J]. 语言文字应用(3):29-30.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Bing Dwen Dwen” and “Shuey Rhon Rhon”
XIONG Zhuo PENG Zerun**

Abstract: Since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the Olympic mascots “Bing Dwen Dwen” and “Shuey Rhon Rhon”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eir English translation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publ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of “Bing Dwen Dwen” and “Shuey Rhon Rhon” with relevance theory and language adaptation theory in pragmatics,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Olympic mascot “Fuwa”. The paper argues that under the dual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 the translations of “Bing Dwen Dwen” and “Shuey Rhon Rhon” eliminate the asymmetry of the cognitive context caused by directly adopting the Chinese pinyin, which aligns with the phonetic characteristics and lexical structur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reflects the dual meaning-reasoning communication process. Thus it is the result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language adaptation theory.

Keywords: pragmatics; translation; Chinese pinyin; Bing Dwen Dwen; Shuey Rhon Rhon

作者简介:

熊苗,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华侨城小学教师。

彭泽润,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现代汉字书法专业、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